魏書

二四



列傳第四十七　　魏書五十九

劉昶　　蕭寳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懼禍走

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
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
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
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
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
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
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
昶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荅責昶以母爲其
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

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殖根南偽託體不殊秉旄
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
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
義難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敬之
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
納伏願聖慈停臣今荅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
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
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皁冠同凶素之服然呵詈
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

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縁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尅蕩凶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興

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
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
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
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
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雨水
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
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
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啓
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

傾危万里奔波投蔭皇闕仰頼天慈以存首領
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
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
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
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爲愧出蕃之
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高祖臨宣文
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
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
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

對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
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
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
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
蕞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
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
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
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
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爲之流涕禮之

彌崇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
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
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
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
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
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
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笑耳其重
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
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

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内外姦雜前民舊吏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為公私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宫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尅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尅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歳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

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
也十月祀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
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
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
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
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
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
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
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

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
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
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俙
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
流爲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髙三代
髙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
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
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
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

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己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劒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為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万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謚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高祖妹彭

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疏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勑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

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婬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毆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淸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

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
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
非一乃不關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所以
痛之後執輝於河内之温縣幽于司州將加死
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
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
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内附自云

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惛狂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

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
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
僭立以寶夤爲衞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
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以兵守
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黄
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舡於江岸脫本衣
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
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
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

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

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夤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嶮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豫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蹔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

宗以寳夤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寳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寳夤雖少羇流

而志性雅重過朞猶絶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
衣未甞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
庭賔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
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
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内侵士民響
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夤躬貫甲冑率下擊
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夤以
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
始破走之當寶夤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

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

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嘗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

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夤對曰讎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勍以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衍遣其將康絇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

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
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縣平初賊堰
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
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
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
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
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
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夤
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

等奔退乃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尚書寶夤又遣
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
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
衆寶夤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
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不行復
爲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夤
曰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
中値北寇華陽地絶一隅内無素畜外絶繼援
守危疏勤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

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
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
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
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
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勠力盡心
內外大勳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
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
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
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

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虫兒茹
法珍等以雪寃酷拯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
王珍國已建大事寳貾子晉屢動危機廹樂推
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
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
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
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
而今亣此堰礖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
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

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詶荅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㓜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

國廟井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
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
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荅
寶夤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
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
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
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
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
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

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
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莅
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
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
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
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
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
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
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

無隱試陳万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
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
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
授曰㒶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兹令
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説
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猶共器求者不能量其
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
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
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

數四或所奏之君身名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瑕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

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

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
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
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
則無以懲勸至公釐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
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
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
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
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万
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

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無一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

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
忠清甄能以記賞揔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
別書於黄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
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掌在尚
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
量如此則少存實録薄止藪回其内外考格裁
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
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
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訢貪榮求級之請如

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消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槱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夤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去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

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
獲謗無所逃死衞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
國孰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虵未滅偷生江表
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
縈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
淮温凊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
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
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貢王帛於丘園標
忠孝以納賞築甍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　被

髠鑛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闗
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賢昔越栖會稽
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
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録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
況遺君忽父狠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
閒變詐或有万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
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苞此凶醜寘之列位
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
暮途遥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

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
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
有在相鼠收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
存曾閔論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
尤薄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
率衆寇揚州詔寶夤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
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
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
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

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
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
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
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遣天生率
衆出隴東攻没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
等遂寇雍州屯於黒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寳夤
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為大都督西
征蕭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寳夤與大都督崔延
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

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
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
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
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
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
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
水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
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
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

貪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貪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貪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貪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貪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

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爲民四月
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
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
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
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夤十月
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
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
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

元為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已彌以憂懼而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
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
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
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内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
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
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
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夤寶夤遣
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為遐所殺又遣其將

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永安三年都督尒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

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亦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夤敗於長安走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寶夤之將死神儁攜酒就之以

叙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寳貟夷然自持了不憂
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
女就寳貟訣別慟哭極哀寳貟死色皃不改寳
貟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寳
貟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
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
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

遂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
滅
寶夤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夤改
焉初蕭衍滅寶卷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
言衍仍納之生贊以爲巳子封豫章王及長學
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
則銜悲涕泣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
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
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

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爲南兗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彧軍孝昌元年秋屆于洛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皃歔欷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户及寶夤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

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尒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齊濟西兖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夤見擒贊拜表請寶夤命尒朱兆入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尒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儌儻猶見

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鹿悆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皃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宮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既

而封為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年背衍
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
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為散騎常侍
光禄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
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為主正德以船數
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
廣陵聞正德為侯景所推仍託舫粮未集盤桓
不進景尋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
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栅斷衍援軍又欲遣

其妾兄龔孚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前廣陵令劉瑗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內屬徐州刺史高歸彥遣長史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勳封蘭陵郡開國公吴郡王食邑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豐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

公主並如故謚曰昭烈

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寶夤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尫踈喪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肆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

表歸命大亨名族亦以優哉

列傳第四十七　　魏書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

陽之計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
人各爲守攻之難尅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
變故則三秦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秦
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
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
万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
麒麟亦徵還停滞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黄門侍
郎乘傳招慰徐兖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
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

刑罰從事劉普慶説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令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

望增置吏貟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
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
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勸百姓用
能衣食滋茂禮敎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
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
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令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
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
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餧終

令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
憂勤思恤民瘼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
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
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
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
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
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撿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爲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闕　爲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
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
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
素懷卒亦不襲爻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
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
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
及元乂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
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
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爲尚書令解其領軍

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與學官令傅靈摽賈客張子愼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淸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

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為計
豈得全其身命方擁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
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
閭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
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内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
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栲 胡
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
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
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

義純貞非但蘊藏胷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
傳撰顯忠録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
於万代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
款又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
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
之詔一出於又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
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
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臣患奚康
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

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
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
關東鼎沸今元乂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
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
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
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
抑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梟
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
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寃酷之痛方乃崇

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臺朝野切
齒遐邇扼腕葛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
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乂猜忍更居
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
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衞野納肝秦庭夜哭千
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万幾
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寃
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

遂剖騰棺賜又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尒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

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熈以爲榮旣元凶自
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冝見之介朱榮聞而大怒
請罪子熈莊帝怒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
杲之起逆詔子熈慰勞杲詐降而子熈信之還
至樂陵杲復反子熈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
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禄大夫尋正吏部郎出
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天平

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儼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儼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儼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儼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儼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儼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儼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

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于謁武定初贈驃騎
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顥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
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顥宗校試
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
二舛謬顥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
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
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顥宗上
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窮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

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
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
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尒如歸其二日自古聖
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
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
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
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
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
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

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
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
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万乘之尊富有四海
乎警蹕於闈闥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
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
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
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
墳典口對百辟心虞万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
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

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頤
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
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
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
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
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
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
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
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

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皂隷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氣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

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 如赤子百司分万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

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 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

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先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竪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敎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

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亂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敎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

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仗作宦途得與
膏粱華望接閤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
令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
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
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
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
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
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
理舊名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

縣昔以户少併省令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禄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襃揚稱事加賜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

諸宿衞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蒱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啓乞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勳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

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
見當更訪之監與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
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
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
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
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
染翰勤素實錄時事亦未慙於後人昔揚雄著
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
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

万祀之後仰觀祖宗魏魏之功上覩陛下明明
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愼徽於虞書高祖曰
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
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
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
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
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
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
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

分朕意一以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
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
兒地爲欲益治讚時高祖曰俱欲爲治沖曰若
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
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
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
用之沖曰傅巖吕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
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
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

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循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為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次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

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
曰如卿此動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
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斐然
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
或長僥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
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
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
很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　并禁問訖諸王顯

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廁羣龍如何情願奪飃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届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若爽性則沖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

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
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踐
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
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
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
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
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
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
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

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匹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

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祕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
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
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
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
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
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爲至勲
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

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
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
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
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
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
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
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
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
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

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万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筭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恩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一不

可不熟慮令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捨寘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脱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吴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

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頹虞淵晷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没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彊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

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
幽贊人神扶助者巳臣不勝喜躍謹竭老鈍之
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
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
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
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
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
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
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

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
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邑邑億兆戸詠
來蘇怨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
羿浞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
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
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
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
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
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

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憮苗鰥貧巷詠寡婦
室謡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逈秀英昭雅篇
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
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
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
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
顧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
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筭失思有司不惠
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

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
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静言
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
遺芳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志狂瞽敢獻
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
功德可介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
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
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
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

曰程駿歷官清愼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没爲奢厚哉昔王孫躶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歛以時服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

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筆自有集録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織字廿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

年亦以文辯[illegible]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緦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爲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

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領任敕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録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